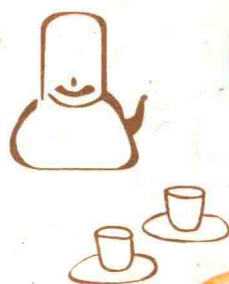


清朝贵族生活

侯会

著

物欲  
《红楼梦》



中華書局

物欲《红楼梦》

清朝贵族生活

侯会

著



中華書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物欲《红楼梦》:清朝贵族生活/侯会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6.9

ISBN 978-7-101-11436-2

I. 物… II. 侯…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4092 号

- 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物欲《红楼梦》:清朝贵族生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著 者  | 侯 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于 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<br>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<br><a href="http://www.zhbc.com.cn">http://www.zhbc.com.cn</a><br>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<br>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规 格  |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<br>印张 9 $\frac{7}{8}$ 插页 6 字数 15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1-6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1436-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45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-

## 《红楼梦》：贵族文化的精读本(代前言)

有一个字眼儿，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了近一个世纪，近一二十年又卷土重来——“贵族”。

时下有标准说，谁若拥有千万豪宅、百万香车、名表巨钻、过亿的财产，每年零花钱在五百万元以上，就可以甩掉“平民”的帽子，跨入“贵族”的门槛。据说这样的“贵族”在中国多如过江之鲫，数量还在不断膨胀。

然而也有人对此嗤之以鼻：不就是口袋里有几个钱吗？顶多算是“暴发户”而已。翻翻辞典，看看什么是“贵族”：

贵族：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中享有政治、经济特权的阶层。在封建社会，指具有世袭爵位和领地的各级封建主，主要是皇室的宗族子弟和功臣，亦指显贵的世家大族。……后亦泛指社会上享有特权的阶层。（《汉语大词典》）

由此看来，“享有特权”才是贵族不可或缺的要件。有了特权，贵族才能高高在上、一言九鼎；广聚财富、养尊处优。除此而外，贵族多为世袭，代代相沿，不免形成一套独特文化：衣食住行，享

受着那个时代最高水准的物质文明；待人行事，遵循着一套繁缛的规矩礼节。即使有一天家族衰败，子孙星散，但那累代积养的积习风范，却还迥别于人。这跟捡了彩票一夜暴富的流浪汉大不相同，后者可能在物质上一步登天，但那流浪汉的积习、见识，却是至死也难改变。

晋朝大将军王敦入赘公主府，初次如厕时，见一只漆箱里盛着干枣，以为是厕中零食，便随手拣来吃个净尽。又见侍女捧着一碗水、一碗豆面，以为是厕中加餐，也兑在一起一股脑儿喝个干净。他哪里知道，那枣子是贵族家中用来塞鼻孔、防异味的；水和豆面（即“澡豆”，作用如同今天的肥皂）则是用来洗手的。结果他的举动被当成笑柄，记录在《世说新语》中。——王敦出身士族，在贵族府第尚且如此“露怯”，何况一般百姓。因此有人说：“一夜可以造就一个暴发户，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。”一点不错。

“三代出贵族”的名言，据说出自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之口。不错，莎士比亚对贵族十分熟悉，他的剧本里就塑造了不少贵族形象：国王、王子、元老、公爵、将军、领主……只是莎士比亚本人并非显贵。未发迹时，他曾在剧场给人牵马看车；剧本走红后，他当上了“国王的供奉”，但仍被时人讥刺为“暴发户式的乌鸦”，摒除于贵族行列之外。

遍观古今中外的文坛，写贵族生活，且又有着贵族生活经验的作家，为数不多。俄国小说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（1828—1910）要算一个。托尔斯泰出身名门贵族，他的代表作《战争与和平》等，也

主要写贵族人物和故事。不过托翁写作此书时，已是 19 世纪下半叶。早在前一个世纪上半叶，中国的小说巨著《红楼梦》就已经问世，那同样是一部贵族作家所写的贵族题材作品。作者曹雪芹（约 1715—1763）比托翁早生了一百多年，几乎与托翁爷爷的爷爷并世。《红楼梦》也便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贵族写贵族的小说。

众所周知，曹雪芹生在清代前期一个贵族之家，祖上三代人做着织造、巡盐御史、通政使司等高官。曹雪芹的幼年是在极尽奢华的贵族家庭中度过的。尽管当其著书时，家族早已衰败，他自己也跌落到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地步，然而幼年的贵族生活留给他难以磨灭的印象，家族中的贵族积习尚在，身边的亲朋又常常叨念起旧日的好时光，他跟这个家族的感情真可谓扯不断、理还乱。

于是在穷困潦倒中，他提起笔来追念往事，创为小说。其间自不免美化人物、虚构情节、感叹命运、宣泄情愫……历经“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的艰辛历程，终于铸就这部旷世奇书。

小说问世至今有二百六七十年<sup>①</sup>，数以千万计的读者为之痴迷倾倒。人们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：爱情的、伦理的、社会的、哲学的、历史的、宗教的、艺术的、语言的……其实从小说内容和作者身份来看，《红楼梦》还是一部贵族文化的精读本。书中对贵族生活，尤其是物质生活的描写，活色生香、细致入微；衣食住行、银

---

① 《石头记》甲戌（1754）抄本中已有“披阅十载、增删五次”的话，故曹雪芹的创作应始于十年前，即乾隆甲子年（1744）前后，距今约 260~270 年。

钱经济，无所不及。这本书的前两辑，即涉及这些内容。读者中无论是迷恋贵族文化的，还是憎恶封建体制的，都可以从中找到感兴趣的东西。

当你翻看本书第三辑“真相曹家”时，你还会发现小说背后曹家的一些真实故事。作为贵族，曹家在当时并非最显赫的，然而曹家的物质生活却是绝对一流。一来，曹家供职于内务府，专门负责皇家的衣食供给，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曹家的衣食器具也多为“上用”（即皇上专用）；二来，曹寅身任织造及两淮巡盐御史，衙署所在的南京、扬州，都是当时奢侈风气的策源地。厉倡节俭的雍正皇帝就曾在大臣噶尔泰的奏折上批示说：

诸凡奢侈风俗，皆从织造、盐商而起！<sup>①</sup>

这条批示从侧面说明，曹家在当时是引领奢侈潮流的弄潮儿，衣食住行的奢华程度很可能已超越皇家！而反映到小说中，《红楼梦》向我们展示的正是当时最为奢华的贵族生活场景。

至于贵族之家的礼数规矩，小说中也多有展现。举个例子来看：贾府的家乐戏班解散后，女优芳官被分配到怡红院做丫鬟。芳官的“干娘”得罪了怡红院大丫头晴雯等，时时找机会讨好怡红院众人。小说第五十八回，她来怡红院送饭，见宝玉哄着芳官替他吹

---

<sup>①</sup>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
汤降温。这“婆子”见机不可失，便自顾自跑进院门：

（芳官的干娘）忙跑进来笑道：“他不老成，仔细打了碗，让我吹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接。

晴雯忙喊：“出去！你让他砸了碗，也轮不到你吹。你什么空儿跑到这里来？”一面又骂小丫头们：“瞎了心的，他不知道，你们也不说给他！”小丫头们都说：“我们撵他，他不出去；说他，他又不信。如今带累我们受气！你可信了？我们到的地方儿，有你到的一半，还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。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，又去伸手动嘴的了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推他出去。阶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他出来，都笑道：“嫂子也没用镜子照一照，就进去了。”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气，只得忍耐下去。

严守等级，是贵族府第的铁律：各种身份的人，有各自的活动范围。错走一步，就要受到呵斥和耻笑。

人们都说《红楼梦》是一部“反封建”的作品，主人公贾宝玉崇尚平等理念，具有博爱思想。他的男性朋友中既有王爷、贵族，也有寒门子弟乃至戏子优伶；对于女孩子，无论是堂姐表妹、贵族千金，还是丫鬟使女、女优下人，他都一视同仁、关怀备至。

然而宝玉又是最软弱的“叛逆者”，他的平等观念不但不能对社会、家族产生任何影响，就是在小小的怡红院里，也无法付诸实

施。怡红院的棠荫花径看似平坦，却处处有着不可逾越的“桶子”和鸿沟。哪里是大丫头的活动范围，哪里是小丫头的可到之处，都有着严格的规定。礼数由贵族主子规定并代代相沿，又由丫鬟奴隶们自觉维护着。

贾宝玉对此也视为正常。在宝玉的字典里，已婚女人“婆子”是被打入另册的。尽管出于怜悯之心，他常嘱咐丫鬟们：“你们是明白人，耽待他们是粗笨可怜的人就完了。”（第五十四回）然而他又说：“奇怪，奇怪，怎么这些人（指‘婆子’——引者注）只一嫁了汉子，染了男人的气味，就这样混账起来，比男人更可杀了！”（第七十七回）

宝玉、晴雯等人的言行，实际上代表了作者曹雪芹的立场。不懂“内帏规矩”的“婆子”当众遭到羞辱，你不难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讥笑与嘲弄。不错，曹雪芹连同他笔下的宝玉、黛玉、晴雯等，血管中流淌着叛逆的血液，然而这种“叛逆”远未升华到某些现代学者所拔高的程度。

说到底，曹雪芹毕竟是没落贵族子弟，对贵族家庭怀着难以割舍、藕断丝连的情感。他对这个家族有反思，有怨恨，但更多的是追念，是眷恋。他带着欣赏和陶醉的笔调摹写着一去不返的家族生活，在创作一部伟大文学作品的同时，也为后世留下关于贵族生活的真实记录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说《红楼梦》是一部贵族文化的精读本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红楼梦》：贵族文化的精读本（代前言） | / 1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辑一 衣食住行 | / 1 |
|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齑传佳话，美味不在多      | / 3  |
| 果子狸：贾府贵族已先尝      | / 7  |
| 尤氏的米饭与贾府的规矩      | / 14 |
| 谁是唯一喝了烧酒的人？      | / 21 |
| 茶于红楼：岂可一日无此君     | / 26 |
| 妙玉的香茗与晴雯的“甘露”    | / 31 |
| 缎匹清单的背后秘密        | / 38 |
| 男装女饰、颠倒阴阳        | / 43 |
| 极简与极繁：黛玉与凤姐的衣饰   | / 49 |
| 哪位丫鬟不穿“制服”？      | / 55 |
| 从居室布局看曹雪芹的“二房情结” | / 60 |
| 女儿绣楼似书房          | / 66 |
| 公子偏爱“女儿棠”        | / 71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成窑彩杯，曹家有无？      | / 76 |
| 补洋装、用洋药：一个丫鬟的故事 | / 84 |
| 钟敲十下：凤姐用饭在几时？   | / 90 |
| 跨马乘车话出行         | / 97 |

## 辑二 银钱经济 / 105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抄本《石头记》：脂砚斋的商业策划？  | / 107 |
| 刘姥姥打抽丰：二十两银子买多少米   | / 114 |
| 袭人晴雯的“津贴”比拼        | / 119 |
| 关于“清钱”：给权威词典挑个错    | / 125 |
| 一两黄金几两银——为曹雪芹高鹗做仲裁 | / 131 |
| 凤姐的金项圈：粉颈难以承受之重    | / 136 |
| “帐篇子”背后的辛酸         | / 141 |
| 大观园里选“富婆”          | / 145 |
| 赵姨娘不是“副主任”         | / 149 |
| 生财有道的王熙凤           | / 155 |
| 凤姐：也有不为金钱时         | / 160 |
| 贾府一年“吃”多少          | / 165 |
| 一匹龙缎银，两个活人价        | / 172 |
| 生有尊卑，死分贵贱          | / 177 |
| 有贫有富“秀”家当          | / 184 |
| 贾府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       | / 188 |
| 谁是贾府养家人            | / 194 |
| 这八两银子省不得           | / 200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脂砚斋的一笔糊涂账     | / 206     |
| <br>辑三 真相曹家   | <br>/ 213 |
| 晒晒曹玺曹寅的“工资单”  | / 215     |
| “裸俸”做官，开支无算   | / 222     |
| 一场“招标”案，肥水落谁家 | / 229     |
| 盐课——皇上的大“扑满”  | / 234     |
| 压垮曹寅的最后一根稻草   | / 238     |
| “卖油的娘子水梳头”    | / 247     |
| 人参：曹李两家的伤心话题  | / 252     |
| 一张寒酸的查抄清单     | / 262     |
| 穷途末路叹曹家       | / 269     |
| 也有“反攻倒算”时     | / 275     |
| 黛玉的巨额遗产哪儿去了   | / 282     |
| 曹李“烧钱”为哪般     | / 289     |
| 抄检背后的历史隐秘     | / 296     |
| <br>跋         | <br>/ 303 |

辑  
衣食住行



## 一齑传佳话，美味不在多

作为世情小说，《红楼梦》跟《金瓶梅》相似，擅长用细腻的笔调叙写书中人物的衣食住行。不过两部书的写作风格却又有所不同，《金瓶梅》写的是市井财主家的生活，采用的是老百姓习惯的平铺直叙，细细道来的风格。如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家书童有求于主母李瓶儿，拿出一两五钱银子请李瓶儿吃酒：

教人买了一坛金华酒，两只烧鸭，两只鸡，一钱银子鲜鱼，一肘蹄子，二钱顶皮酥果馅饼儿，一钱银子的搭穰卷儿，送到来兴儿屋里，央及他媳妇惠秀替他整理，安排端正。

《金瓶梅》的读者多半是市井俗人，他们“墨水”少、见识浅，对邻家财主的家长里短、吃喝穿戴最感兴趣。作者笑笑生深谙读者心理，因此谈及财主家的衣饰、饮馔、居室、陈设，也总是一五一十、如数家珍。每及一物，必书价格，因为他知道，这才是升斗小民心心念念关注的。

《红楼梦》则不同，书中虽然也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作者却擅长用富于诗意的手法来表现。写到日常生活场景，一反《金瓶梅》的面面俱到、絮絮叨叨（那也是一种风格），常常是东鳞西爪、信手点染，看似不经意，实则处处隐含着细密的文心、匠意的安排，令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沉醉其中，常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——这

又是贵族文学与市井文学的大区别。

如《红楼梦》中描写饮宴吃喝的场面不下数十处，写法却有详有略，或虚或实，无一雷同。你认为应该大书特书的地方，作者却偏偏一笔带过，却又在一些细微处精雕细描，尽显贵族饮饌的与众不同。

即如贵妃省亲，场面何等隆重。然而写到饮宴，却只有寥寥数语：“大开筵宴，贾母等在下相陪，尤氏、李纨、凤姐等捧羹把盏。”（第十八回）至于席上的珍馐美味、玉液琼浆，竟不着一字。只是在下一回开头补写数句，说元妃去后，荣宁二府“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”，当日筵席之盛、排场之隆，尽在不言之中。

而在某些章回，作者叙写家庭的内部宴饮，却又不吝篇幅、不惜笔墨。小说第四十、四十一回“史太君两宴大观园”就很典型。此番宴饮非年非节，亦非祝寿迎宾大排筵宴，仅仅是贾母为湘云还席的家中聚餐，再加上有个不请自来的“女清客”刘姥姥参与，于是一场气氛轻松的家庭饮宴，也便成为贾府饮食文化的一次大展示。

游园、宴饮活动从早至暮，持续了一整天。单就宴饮而言，又分早饭、正餐和晚饭。早饭的食饌是装在“一色掇丝戗金五彩大盒子”里，由几个婆子捧来的。听贾母一声吩咐，就摆在探春秋爽斋的晓翠堂上。凤姐、鸳鸯有意拿穷亲戚取乐，开筵时教刘姥姥说了一段“老刘老刘，食量大如牛”的“开场白”，逗得众人笑作一

团。鸳鸯又故意拿一双沉得像“铁掀（锨）”的“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”给刘姥姥，让她去夹小巧滑溜的鸽子蛋，结果又是一场喧哗笑闹。

在这里，作者并未铺叙满案菜肴，只简简单单写了一味鸽子蛋，东西不算贵重，却是百姓饭桌上不常见的。凤姐又夸说这东西“一两银子一个”，以致鸽子蛋掉到地上，让刘姥姥好心疼：“一两银子，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！”这一切，配合着非金即银的餐具——“象牙镶金”、“乌木镶银”的筷子，足以烘托出贵族之家饮食的精致、器具的讲究。

正餐则设在缀锦阁。与以往宴会不同，此次由宝玉出主意，不设统一菜单，采取“自助”形式，“谁素日爱吃的，拣样儿做几样”。届时不用“桌席”，而是分餐，每人跟前摆放雕漆高几，或两张，或一张：

也有海棠式的，也有梅花式的，也有荷叶式的，也有葵花式的，也有方的，也有圆的，其式不一。一个上面放着炉瓶，一分攒盒，一个上面空设着，预备放人所喜食物。……攒盒式样，亦随几之式样。每人一把乌银洋罇自斟壶，一个十锦珥琅杯。

美食美器，形式别致。

众人在缀锦阁这里觥筹交错，对岸藕香水榭，贾母早已安排了